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四

元祐元年三月己卯朝議大夫孔宗翰爲鴻臚卿度支
郎中劉奉世爲左司郎中左司郎中兼著作佐郎林希
爲起居舍人修實錄檢討官馬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
知熙州劉昌祚徙知渭州四方館使英州刺史知雄州
劉舜卿爲高州刺史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熙
州東上閤門使權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知恩州王崇
拯知雄州 詔應兩制已上許依例陳乞親屬差遣前
宰相執政官每二年陳乞親屬差遣一次 戶部侍郎
楊汲爲寶文閣待制知廬州資正殿大學士正議大夫
賣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七十三

新差知揚州呂惠卿提舉崇福宮並以引疾從其請也

三省言廣濟河輦運昨因李察等上言廢罷改置清

河輦運顯是迂遠詔差朝散郎知棣州王諤經畫措置

興復廣濟河輦運李察等廢廣濟河運年月元豐八年

十一月初廢七月二十日王桓云六年九月四日七年

考功員外郎林旦為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韓川權發

遣開封府推官上官均並為監察御史從中丞劉摯之

舉也樞密院言夏國自神宗皇帝上僊及彼國主母

喪後來疆界未曾商議慮逐路緣邊弛備敵人不測衝

突詔鄜延環慶熙河東河蘭會路經略司誠邊將為守

禦備刑部言大理寺勘到捧日軍使唐宣藏刀入崇

政殿門偷割捧日軍使張用銀帶殿前都指揮使燕達

乞以唐宣赴本營前集眾法外重行處置詔唐宣特刺
配沙門島永不放還 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覲
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摯言
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
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
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于是無所措其手足矣
世輕世重惟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
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
物之眾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
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
之妙尤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載于敕
者多移之于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

神宗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隱晦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以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明法之用選擇一二儒臣有經術明于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厯嘉祐

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
施之無窮又言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今已更改
于敕內關涉不少以此須至刪修正任刺史以上致仕
于嘉祐祿令料錢衣賜依分司官例分司官依現任官
例支給至熙甯四年五月聖旨指揮致仕正任給金吾
衛大將軍俸則是已衝改嘉祐令今來元豐敕卻依嘉
祐祿令立文卽不知熙甯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因
何漏落熙甯四年續降指揮訪聞在京支正任致仕俸
料並依熙甯四年指揮其外路多依嘉祐令支給內外
法令如此不同慮其間更有此類不可不行增修右諫
議大夫孫覺亦言臣竊聞中外之議以爲今日之患切
于人情者莫甚于元豐編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而因

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間不一雖有老于爲吏習于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曉至有一條分爲四五緩急不相照會其細碎如此豈所謂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難犯也臣愚竊以謂今者朝廷務爲簡易使就寬平法當使人人通曉不難了知累朝編敕是也至于引用斷罪先據律文後乃鋪編敕格令今敕條如律卽是律可廢也伏乞聖慈特置一修敕局格令式附之擇取臣寮中曉經術義理法律詳明不至深刻者五七八依故事大臣典領應省寺修敕令格式者並付之事有損益卽可施行者先次行之如此則朝廷仁厚愛育之意可以宣布四方而刻薄之風浸以衰息矣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

重行刊定修立此舊錄太語今用之舊錄云先帝命官修敕令格式親爲體制施行未幾吏習民安

時欲大變革故修
改焉新錄已削去

中書舍人蘇軾言準刑房送到詞頭

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敘朝散郎監獄廟者臣伏
見熙甯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生隙四夷王韶以
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
效之結怨安南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
受塗炭至今二廣瘡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
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天
下傳誦以爲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卽位
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
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諒
輒敢披訴妄以罪釁併歸于彝攀援把持期于必得臣

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而起人材猥下素行儉嶮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爲笑知杭州日措置尤爲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覲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彝旣不允公議而況于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獄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乞聖明深念先帝永不敘用之語未可改易而數十萬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爲起等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尋有詔沈起敘用指揮更

不施行

實錄八月二十四日已西詔前降敘用指揮沈

也按軾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舍人蘇軾論其不當敘用

改當直人法

政日二十二

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今

月二十一日中使陳衍奉宣聖旨問臣來日程頤上殿

若奏對有取當除以何官職不可太輕亦不可太重若

令在經筵當與何名目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

仕昨朝廷除幕職官西京教授頤曾固辭及朝廷召赴

闕除宣德郎校書郎頤又辭卑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

殿說書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說書足為超擢但恐

頤堅辭不敢受耳更乞聖意裁度

此據元祐實錄司馬

書劄子

今附此

辛巳宣德郎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既上殿十

乞進見日辭恩命

卽以經筵命之頤面辭不許退而具奏曰竊

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
對于頃刻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畎畝之
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
矚苟或不當則失望于今而貽譏于後可不謹哉臣未
敢必辭只乞令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
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或非
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
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又言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
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又言如以臣
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亦與口陳
無異其劄子一曰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

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選賢德之士以待講勸講讀既罷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

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
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
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功難矣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
慈愛亦未便乞屢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
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
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
于此竊料眾人之意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乃淺近
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
所以自能言而教者蓋謂此也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
人君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
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賢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
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

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知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奢麗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時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于此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止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

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無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主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成其聖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于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于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別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

不以爲重

頤乞坐講竟不行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制命以

布衣程頤爲通直郎

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

舉遺逸使天下

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爲也然臣竊惟進

退者臣子之大節

爵祿者天下之公器進退不失其義

則人道立爵祿

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謹

也頤以節行自守

不介意于仕陛下高其風故以汝州

推官西京教授起之

頤旣力辭不從而赴召而陛下又

以宣德郎校書郎待之

頤旣至未卽受命而陛下賜之

廷對又官之以通直

置之于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

陛下恩命每有加焉

臣恐頤于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

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

時乎爲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